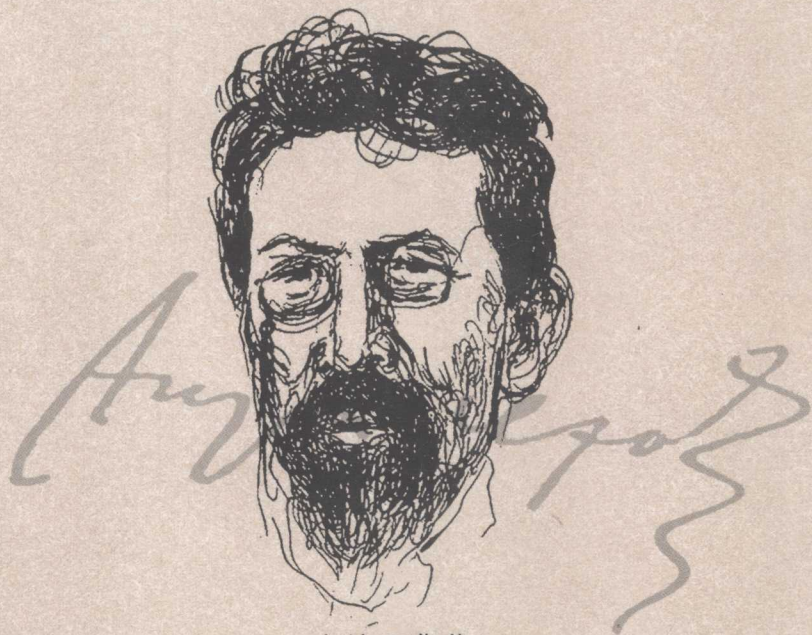


名家名作经典阅读

契诃夫

短篇小说



主编◎费菲

契诃夫(1860—1904)，俄国伟大的小说家、剧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他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并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三大巨匠。契诃夫的小说代表作有《变色龙》、《套中人》、《第六病室》等。本书所收录的二十余篇小说都是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名作，这些作品不仅是作家的代表作，也是19世纪末俄国文学的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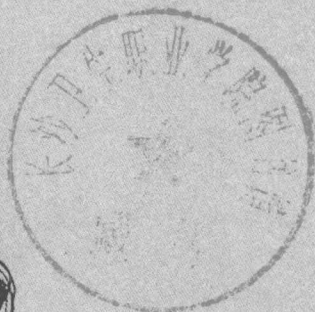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名家名作经典阅读

契诃夫

短篇小说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图书馆



CW0225813

主编◎费菲

契诃夫(1860-1904)，俄国伟大的小说家、剧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他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并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三大巨匠。契诃夫的小说代表作有《变色龙》、《套中人》、《第六病室》等。本书所收录的二十余篇小说都是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名作，这些作品不仅是作家的代表作，也是19世纪末俄国文学的杰作。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诃夫短篇小说/费菲主编.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5

(名家名作经典阅读)

ISBN 978 - 7 - 5602 - 8253 - 4

I. ①契… II. ①费…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俄罗斯 - 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6612 号

☐ 责任编辑: 冀爱莉

☐ 封面设计: 书韬图书

☐ 责任校对: 施 涛

☐ 责任印制: 刘兆辉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 (邮政编码: 130117)

电话: 0431 - 84568115

传真: 0431 - 85695744

邮购热线: 0431 - 84568155

北京盛世博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版

河北省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印装

河北省永清县工业区大良村西部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00mm 印张: 12 字数: 217 千

定价: 24.00 元

契诃夫简介

契诃夫（1860—1904）是俄国十九世纪末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生于亚速海边的小城塔干罗格。他从小就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1876年契诃夫中学毕业来到莫斯科，1884年契诃夫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成了一名医生，从此开始了医生和作家的生活，积极从事文学创作。虽然他没有成为职业医生，但医生的职业使他熟悉社会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扩大了视野，陶冶了精神，对他的文学活动有重大的积极影响。他的文学活动始于19世纪80年代初。仅1885年一年，他刊登在各个杂志的短篇小说就有129篇之多。

1884年他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美利波美娜故事》，1886年出版了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1887年又出版了第三本小说集《在昏暗中》。1888年他写出了《伊万诺夫》，同年发表中篇小说《草原》。1890年他远行库页岛。1892年契诃夫从莫斯科迁居到梅里霍沃庄园。梅里霍沃庄园时期是契诃夫创作的旺盛时期。契诃夫在这里写出许多深刻反映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俄罗斯社会生活的优秀作品。他的作品篇幅短小，语言精练，是社会生活很好的教科书。

1897年契诃夫患肺病吐血出国，随后迁居到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在此期间他写了剧本《三姐妹》、《樱桃园》和小说《新娘》。1904年病情加剧，去德国求医。最后在德国一个疗养地去世，年仅44岁。

契诃夫的早期作品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讽刺和幽默的笔触，揭露小市民庸俗习气和卑劣愚昧的奴性心理，启迪人们为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而斗争。像《喜事》、《钉子》、《一个文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艺术精品》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契诃夫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机智的气势，讥讽的笔触，妙笔生花向所有的社会阶层开战。

受蓬勃发展的俄国社会生活的影响，随着契诃夫对生活观察的日益深入，1885年以后契诃夫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期的主要作品有《带阁楼的房子》、《第六病室》、《我的生活》、《语文教师》、《农民》，其中著名的是《第六病室》（1892）。主人公拉京是一个医生，一所医院的院长，他反对医院的腐败现象，反对对病人虐待和摧残。但是他缺乏意志，性格懦弱，没有能力改变周围的一切，因而思想消沉，工作敷衍。只因为他同情一个不应该关进疯

人病室的年轻人，最后他也因此而被当做疯子关进第六病室，受到毒打和凌辱，中风而死。契诃夫把《第六病室》当做沙皇统治制度的缩影加以鞭挞，在梅里霍沃时期契诃夫写出了《套中人》、《约内奇》等优秀作品。《套中人》属于晚期作品，契诃夫在这部小说里绘出一幅阴暗的生活画面，但是，他没有指出改变这种生活的道路和方法。不过，契诃夫通过主人公的口说道：“不，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这表达了作家要彻底改变生活的信念。契诃夫在自己的小说和戏剧中尖锐地抨击了种种社会弊端，无情地讽刺了小市民的庸俗和卑劣心理，正确地指出俄罗斯社会生活必须改变的前景。他的作品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目 录

Contents >>>

喜 事	1
钉 子	2
一个文官之死	4
瑞典火柴	6
胖子和瘦子	21
变色龙	22
靴 子	25
度假的人	28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	30
风 波	33
小小的玩笑	38
艺术精品	41
瓦 卡	44
美 女	47
跳来跳去的女人	53
第六病室	71
脖子上的安娜	110
农 民	119
约内奇	142
套中人	156
醋 栗	165
带小狗的太太	173



妈妈对着圣像画十字。爸爸咳嗽了一下，开始看报。

“12月29日晚11时，职员德米特里·库尔达罗夫……”

“你们看见了。”

“……职员德米特里·库尔达罗夫从小伯龙大街科济欣大厦内的啤酒馆走出，饮酒过量神智不清……”

“这是我跟谢苗·彼得洛维奇，写得可够详细的！继续读！往下！你们听啊！”

“……饮酒过量，神智不清，滑倒在地，正好倒在龙赫诺夫县杜雷京村农民伊万·德罗托夫所赶的雪橇的马脚下，当时雪橇正停在街上。马受惊后跃过库尔达罗夫，将雪橇连雪橇内坐着的莫斯科二等商人斯捷潘·卢科夫一起从库尔达罗夫的身上压过，在大街上狂奔不止。幸好被一守门人拉住。库尔达罗夫昏迷不醒，被送到警察分局，并经过医生验伤，伤在后脑，击伤……”

“这是我碰到车辕子上了，往下读！您往下念呀！”

“后脑部位系轻伤。事故已记录在案，受伤人已进行紧急救护……”

“吩咐用冷水敷一下碰伤的后脑勺。现在都念完了吧？怎么样！消息马上传遍俄罗斯！把报纸给我！”

米佳一把将报纸拿过去，整齐折好，放入衣袋。

“我马上就要跑到马卡罗夫那里去，给他看看……还要给伊万尼茨基看看，还有纳塔利娅·伊万诺芙娜、阿尼西姆·瓦西里依奇……”

“我得马上走！再见！”

米佳戴上有帽徽的制帽，欢天喜地跑出去了。

钉子

一群下班的小职员——十四等文官和省里各个机关里的文秘人员——十等文官，懒洋洋地走在涅瓦大街上。今天是斯特鲁奇科夫的命名日，他要把大家领到家里庆祝一番。

“伙伴们，我们马上就要大吃一顿！”斯特鲁奇科夫差点都快要把心里想的这句话说出来了，“真想大吃一顿了！可爱的妻子已经烤好了大面包，我自己昨天晚上忙着买了面粉，白兰地酒有了……还是沃龙佐夫的……妻子可能都等得不耐烦了。”

斯特鲁奇科夫住的地方很远。他们走呀，走呀！终于走到了。他们走进前厅的过道里，鼻子一下就闻到了烤面包和烤鹅的香味。



“闻到了香味了吗？”斯特鲁奇科夫问道，尔后得意地嘻嘻笑起来，“先生们，把外衣脱在这儿吧！把皮大衣放在这口箱子上！卡佳，你在哪儿？喂，卡佳！全体人员都已到齐！阿努利娜，你过来帮客人脱掉外衣！”

“嗯，这是怎么回事？”一位客人指着墙壁问道。

墙壁上有一根钉子，钉子上面挂着一顶崭新的制帽，帽檐光亮亮的，还有帽徽。各位官员互相看了看，一下子脸色全变得苍白了。

“这是他的帽子！”他们悄悄地说道，“怎么，是他……在这里！？”

“是的，是他在这里，”斯特鲁奇科夫嘟哝着说，“卡佳的客人……先生们，咱们先到外边去。先找个酒馆坐一坐。等他走了咱们再回来。”

客人们又扣好皮大衣上的扣子，走出房门，懒洋洋地朝酒馆走去。

“我说为什么你家里有鹅的味道呢？因为你家里坐着一只公鹅。他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他坐一会儿就会走吧？”助理档案管理员放肆地说了一句。

不会很久。从来没有坐上过两个钟头。我真饿了！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喝点伏特加白酒，再来点鲱鱼。以后咱们再重复下去，伙伴们，酒过二巡之后，一定要马上吃面包，否则会坏胃口的……我妻子面包做得好，还准备了酒……”

“买了沙丁鱼吗？”

“两盒，还有4种香肠……我妻子当然也饿了……这个家伙，他怎么闯来了！”

他们在酒馆里坐了一个半小时，为了做做样子，每人喝了一杯茶，又起身到斯特鲁奇科夫家去。他们走进前厅的过道。香味比刚才更浓了。从半开着的厨房门往里面望去，官员们看到了一只鹅和一碗黄瓜。阿努利娜正从炉子里往外取什么东西。

“又不走运，伙伴们！”

“怎么一回事？”

官员们的肚子由于再次失望而发作了。肚子饿可不是一件好受的事，可是在那根糟糕的钉子上却明明挂着一顶貂皮帽子。

“这是普罗卡季洛夫的帽子，”斯特鲁奇科夫说道，“先生们，咱们先到外面走走！找个地方再等一下……这位不会坐很久的……？”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堆上啦！”从客厅里传来嘶哑的男低音。

“大人，傻人自有好福气！”一个女人的声音附和着说。

“咱们出去吧！”斯特鲁奇科夫哼了一声。

他们又到酒馆去了，要了啤酒。

“普罗卡季洛夫——有权有势！”这一伙人都安慰斯特鲁奇科夫，“他在这里坐一个小时，可你为此可以享10年福。老弟，你福星高照！有什么不愉快的？”



没有必要。”

“你们不说我也明白根本没有必要不痛快。问题不在这里。我感到不高兴的是想吃又吃不成。”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大家又去斯特鲁奇科夫家。貂皮帽子依旧挂在钉子上。不得不再次躲出去。

到了晚上7点多钟，那根钉子总算空下来了。终于可以去吃烤面包了！面包又干又硬，汤也不热了，鹅也烤过了头——都是叫斯特鲁奇科夫的升官梦给搅和的！不过，大伙儿吃得还是挺香。

1883 年

一个文官之死

一个极好的夜晚，一个同样极好的名叫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的庶务官坐在剧院大厅第二排的围椅上，架上望远镜观看《哥纳维勒的钟》。他凝神注目，飘然欲仙。突然……在小说里经常遇到“突然”这两个字。写小说的人当然是有道理的：生活里不正是有成千上万意想不到的事情吗？突然他紧皱眉头，眯缝起双眼，屏住呼吸……他双眼离开望远镜，弯下腰……“啊嚏！”你看，他打了个喷嚏。不管是谁，也不管是什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的。乡下人固然打喷嚏，大城市的警察长，甚至枢密顾问官有喷嚏也是要打的。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处之坦然。他拿手帕擦了擦脸，照有礼貌人那样向四周环顾了一下，看搅扰了别人没有。这一看不要紧，马上窘住了。他看见坐在他前面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在一个劲儿擦自己的秃顶和脖子，嘴里还嘟囔着什么。切尔维亚科夫认出那个小老头是勃利兹查洛夫，在交通部任职的一位文职将军。

“我把唾沫星子喷到他身上了！”切尔维亚科夫想，“他不是我的顶头上司，是别的部门的，不过也还是挺不好意思的。应该道个歉才是。”

切尔维亚科夫咳了一声，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近将军的耳根，小声说：

“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到您身上了……我不小心……”

“不要紧，不要紧……”

“看在上帝的面上，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

“请您坐好！让我看戏吧！”

切尔维亚科夫窘呆了，傻头傻脑地笑了笑，又开始看戏。他看啊看啊，可那股幸福心境一点儿都没有了。他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了幕间休息时间，他



走到勃利兹查洛夫跟前。他朝他身边走了几步，壮了壮胆子，喃喃地说：“我把唾沫星子喷到您身上了，大人……请您原谅……我本来……出于无意……”

“唉……我已经忘了，您却说个没完。”将军说道，不耐烦地撇了撇他的下嘴唇。

“已经忘了吗？可是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疑惑地瞧着将军，暗想，“他又不愿意说话。我应该对他解释一下，说明我完全无意……说明打喷嚏是自然规律，要不然他就会认为我是有意唾他了。现在他固然没这么想，可以后他一定会这么想！……”

一回到家，切尔维亚科夫就把自己失礼的事告诉了妻子。但是，他似乎觉得妻子对这件事全不在意。她开始有一点惊慌，可是听说勃利兹查洛夫在别的部任职之后，就放心了。

“不过呢，你还是去一趟，赔个不是的好，”她说道，“要不然他就要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失礼了！”

“说的就是啊！我已经赔礼了，可不知怎么一回事，他挺怪的……一句实实在在的话也没有说。不过那时候也没有工夫说话。”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上勃利兹查洛夫那儿去解释……他一走进将军的接待室就看到许多来求情办事的人，将军本人也夹在他们当中，正在接待来访的人。将军问过几个来访的人以后，抬起眼睛望见切尔维亚科夫。

“要是您记得的话，大人，昨天在阿尔卡琪亚，”庶务员开始陈述，“我打了个喷嚏……不小心喷了您……请求……”

“这是一桩小事……真是胡闹！……”将军对下一个来访的人说，“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

“他不肯跟我说话！”切尔维亚科夫脸色苍白，暗想，“这么说，他生气了……不行，不能这样了事……我要跟他说明白才行……”

等到将军跟最后一个请求事情的人谈完之后，正要走进内室去，切尔维亚科夫走过去跟在他后边，喃喃地说：

“大人，我所以斗胆搅扰大人，那只是出自内心的忏悔！可不是假装出来的，请您务必相信才好！”

将军脸上做出一副哭丧相，摆了摆手。

“先生，您简直是在嘲弄我！”他说完，走进内室，关上身后的门。

“这怎么会是嘲弄？”切尔维亚科夫想，“根本就没有嘲弄的意思呀！他身为将军，却不懂什么是嘲弄，什么不是嘲弄！既然如此，我也不愿意再给这个傲慢的人赔不是了！岂有此理！我给他写封信好了，我再也不到这儿来了！真的，我



说什么也不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走回家去，一路上这样想着。给将军的信没写成。他左思右想，想不出这封信该怎么写才好。他只好第二天再去解释。

“昨天我来打搅过大人，”当将军抬起询问的眼光望着他的时候，他喃喃说道，“可不是照您所说的那样是来嘲弄您的。我是来赔礼的，因为我在打喷嚏的时候喷了您一身唾沫星子……我从没有想到嘲弄您。我怎么有胆子嘲弄您呢？要是我们这般人也嘲弄起人来了，那还有什么对有身份地位的人的尊敬……”

“滚出去!!”将军突然脸色发青，周身发抖，大吼一声。

“什么？”切尔维亚科夫吓得呆若木鸡，低声问道。

“滚出去!”将军顿着双脚又吼了一声。

切尔维亚科夫的肚子里似乎有个什么东西断裂掉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到了大街上，拖着步子慢慢地走着……他呆呆地走到家里，没有脱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一命呜呼了。

1883 年

瑞典火柴

——侦探小说

1885 年 10 月 6 日清晨，某县第二区警察分局局长办公室来了一位衣着整齐的年轻人，他报告他的主人，退役近卫军骑兵少尉马克·伊万诺维奇·克里亚乌佐夫被杀。年轻人面色苍白，万分激动，一边说着，双手不停地颤抖，神色恐慌。

“请问，您是什么人？”局长问这位年轻人。

“普谢科夫，克里亚乌佐夫的管家，搞农艺和机械。”

分局局长还有随同普谢科夫一同来到出事地点的几位证人看到了如下情景：克里亚乌佐夫住的厢房前后左右挤满了人。出事的消息不胫而走，飞快传遍附近乡里。又正逢假日，四处的人群蜂拥而至，厢房里人声鼎沸，不时看到几张哭丧的面孔。通向克里亚乌佐夫卧室的门反锁着，钥匙插在里面的钥匙孔上。

“显然，凶手是破窗而入的。”普谢科夫看完了房门之后说道。

尔后，他们又走进对着卧室窗户的花园。窗口显得阴森森的。窗户上挂着一



块绿色的有点褪色的窗帘。窗帘的一个角轻微地往上卷起，透过这里可以望见卧室内的情形。

“你们有谁往窗户里望过吗？”局长问道。

“老爷，绝对没有，”园丁叶夫列姆说道。叶夫列姆是个头发灰白的小老头，还保留着退伍中士的神气，“两条腿直打抖，哪还敢往窗子里看！”

“唉，马克·伊万诺维奇，马克·伊万诺维奇！”局长叹了口气，眼睛瞅着那扇窗户，“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你这样做是没有好结果的！宝贝儿，我跟你说过，可你就是不听！放荡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要感谢叶夫列姆呀！”普谢科夫说道，“要是他不说我们可谁也没想到。是他第一个想到这里有点不对儿。他今天早晨来到我这儿跟我说：‘怎么咱们的老爷睡了这么久还不醒啊？整整一个星期没从卧室里出来！’我一听这话，魂都吓飞啦……我动脑筋一想，可不是吗，他从上星期六起就没露面，今天都星期天了，7天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唉，真可怜呀……”局长又长叹了一口气，“聪明，有教养，厚道，在我们这伙人中可以说排第一。可他荒淫放荡。他已经死了，让他升入天国！这一切我早就料到。”局长对一位证人说，“斯捷潘，你马上到我那里去，让安得留什卡去报告县警察局长！你对他说马克·伊万诺维奇被杀！再去把巡警找来，反正他在那儿也无事可做。叫他到这里来。你再亲自去，尽可能快点，去找侦查员尼古拉·叶尔莫拉伊奇，让他到这儿来。你等一下，我给他写个条子。”

局长派人守护好厢房，给侦查员写好条子，就到管家那里喝茶。10分钟之后，他已经坐在凳子上，精心地嚼着糖块，喝着像煤一般黑的热茶。

“你看……”他对普谢科夫说道，“你看，一个贵族，有钱的人，像普希金所说的，是天之骄子，可又怎么样呢？一事无成！酗酒、放荡，你看……叫人给杀了！”

两个小时以后，侦查员赶来了。尼古拉·叶尔莫拉伊奇·丘比科夫，高个子，挺结实的老头，年纪60岁左右，干这一行已经四分之一世纪。此人诚实、聪明，有股干劲，热爱自己的工作，全县闻名。到出事地点与他同来的有他的“影子”助手兼办事员久科夫斯基，久科夫斯基是年纪约26岁的高个子年轻人。

“先生们，真有其事吗？”丘比科夫走进来，飞快地与众人握手，说道，“真有其事吗？马克·伊万诺维奇被杀？杀死了？不，这不可能！不可能！”

“你看，怪不怪呢！……”局长叹了一口气。

“我的天啊！我上星期五还在塔拉巴尼柯沃村的市场上看见他。我还跟他一块喝了伏特加酒。”

“你看，怪不怪……”局长又长叹了一口气。



他们叹完了气，惊乱了一阵子，喝完了一杯茶就朝厢房去了。

“让开！”巡警向人群大喊一声。

进入厢房，侦查员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通向卧室的门。门是松木做的，黄漆漆就，完好无损，能够作为线索的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撬门。“先生们，请无关人员离远一点！”侦查员一阵敲击，连斧子和刀子都用上了，门终于被打开。“这都是为了破案……巡警，谁也别让进来！”

丘比科夫，他的助手和分局局长将门打开，犹豫不决地鱼贯进入卧室。在他们眼前的情景：唯一的一扇窗子旁边一张大木床，床上是很大的一条羽毛褥子。在这条揉乱的羽毛褥子上放着一床没有叠的、揉成团的被子。花布枕套的枕头也揉得不成样子，乱丢在地上。床前的小茶几上有一块银表和一个20戈比的银币。还有几根硫磺火柴。除了一张床，一个茶几和唯一的一把椅子之外，卧室内再没有什么家具。局长往床底下望去，发现有20个左右空瓶子，一顶旧草帽和四分之一瓶伏特加酒。在那只茶几的下面放着一只布满尘土的靴子。侦查员把房间各处用目光扫视一遍，皱起眉头，满脸绯红。

“一群坏蛋！”他握紧拳头，嘟哝着。

“马克·伊万诺维奇在哪儿呢！”久科夫斯基轻声问道。

“请您不要打搅！”丘比科夫粗暴地对他说，“检查地板！叶夫格洛夫·库兹米奇，这是我办案子中第二次遇到这种事，”他压低嗓音对分局局长说道，“在1870年我也遇到这种案子。您可能还记得那件事……商人波尔特列托夫凶杀案。在那儿就跟现在一样，坏蛋杀了人，又把尸体从窗口拖出去……”

丘比科夫走到窗子跟前，把窗帘扯到一边，仔细地推了一下那扇窗子，窗子竟打开了。

“开了。这么说窗子并没有锁上……嗯！……窗户台上有痕迹。您看见了吗？这是膝部留下的痕迹。有人从窗子爬出去……要仔仔细细查看窗子。”

“地板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发现，”久科夫斯基说，“没发现血迹，也没有划痕。只找到一根划过的瑞典火柴。就是这根！据我所知马克·伊万诺维奇本人并不吸烟，平时他用的硫磺火柴，不是瑞典火柴。这根火柴可以充作罪证……”

“哎，请您不要说话！”侦察员挥了挥手，“别老讲你那根火柴！你头脑发热啦！您放下那根火柴，去检查一下床上的东西！”

检查完床上，久科夫斯基报告说：“没有发现血迹和其他斑痕……没有新的撕裂地方，枕头上有牙印。被子洒过有啤酒气味的液体……从床上东西摆设的总体形状来看，可以认为在床上发生过撕打。”

“您不说我也看出发生过斯打！我现在要问您的不是斯打不斯打。您还是把斯打放到一边去……”



“一只靴子在这儿，另一只没有。”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在他正脱靴子的时候，有人把他闷死了。他没有来得及脱第二只靴子……”

“高见！……你从哪儿知道是有人用东西把他闷死的呢？”

“枕头上有牙齿的痕迹。再说枕头也揉得不成样子，并且又给丢到离床两俄尺半的地方去了。”

“夸夸其谈！咱们还是到花园去，您别在这儿折腾了，还是到花园去看看……这里不需要您，我自己来吧。”

来到花园首先是查看草丛。窗下的草被人踩过。窗下墙脚边的一片牛蒡也被踩过。久科夫斯基在牛蒡草上找到了几根折断的树枝和几小团棉花。在草尖上还发现了几根深蓝色的羊毛。

“他最近穿的那件衣服是什么颜色的？”久科夫斯基问普谢科夫。

“黄色，帆布的。”

几束牛蒡草的叶子被割下来，用纸包好。这时候，县警察局局长阿尔齐巴舍夫-斯维斯塔夫斯基和医生秋秋耶夫来到。县警察局局长与各位寒暄之后马上就满足他的好奇心去了；医生是个高个头瘦得出奇的男子，凹陷下去的眼睛，长鼻子，尖尖的下颌，跟谁也不打招呼，什么也不问，在树墩上坐下，叹了口气，发表议论：

“可是塞尔维亚人又惊慌起来！我真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唉，奥地利，奥地利！这可是你的事！”

从外面检查窗户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查看地面上的草和窗口附近的树丛倒是找到许多有用的线索。久科夫斯基有收获，他在草地上发现由许多斑点构成的痕迹，这痕迹从窗口一直延伸到几俄尺外，引向花园深处。这长长的痕迹一直来到一群丁香树中，终止在一棵丁香树下，结尾是一块褐色的大斑点，在丁香树丛中找到一只靴子，跟在卧室里找到的那一只是一对。

“这是陈旧的血迹！”久科夫斯基查看这些血斑之后说道。

医生一听到“血迹”两个字，站起身来，懒洋洋地瞧了血斑一眼。

“是的，是血。”他哼了一声。

“这么说，既然有血，那就不是闷死的了！”丘比科夫用讥讽的眼神瞪了一眼久科夫斯基，说道。

“是在卧室里把他闷死的。在这里，凶手怕他活过来，又使用了锐器。树丛下面那个血斑说明在凶手寻找办法把死者弄出花园的时间里死者在那里躺了比较长的时间。”



“那么那只靴子呢？”

“那只靴子更证明我的论断是对的：即他是在上床睡觉之前脱靴子的时候被杀的。他已经脱下一只靴子，第二只靴子刚脱到一半。那只脱到一半的靴子而后在抖动和摔倒的时候自己掉了。”

“脑袋挺机灵，你看！”丘比科夫笑了一下，“信口胡说！您什么时候能不瞎说一通呢？您别在这儿发表议论，还是扯几棵染有血迹的草送去化验。”

经过一番查看，又画下地形图，这班人来到管家这里写纪录、吃早饭。早饭桌上，大家说起来：

“表、钱，还有一些其他东西……一件没丢。这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清清楚楚，凶手并非图财害命。”

“肯定是个知识人干的，”久科夫斯基插了一句。

“您这结论由何而来呢？”

“这根瑞典火柴帮了忙，本地的农民还不会用瑞典火柴，使用瑞典火柴的只有地主，况且也并非所有的主。凶手不是一个，至少3个，两个按住他，第三个人去闷的。克里亚乌佐夫力气大，凶手应该清楚这一点。”

“比方说，他正在睡觉，那他再有力气又管什么用呢？”

“凶手进来的时候他正在脱靴子，既然在脱靴子，说明他没睡觉。”

“别胡思乱想了！吃饭吧！”

“依我之见，老爷，”园丁叶夫列姆把茶摆到桌子上说道，“这种坏事肯定是尼古拉什卡干的，没有别人。”

“完全可能，”普谢科夫说道。

“尼古拉什卡是谁？”

“我们老爷的贴身仆人，老爷！”叶夫列姆说道，“不是他还有谁？老爷，他是个土匪、酒鬼、淫棍，进不了天堂的人！还有，我斗胆向老爷陈述：有一次这个坏蛋在酒馆夸口说他要打死老爷。这都是因为阿库利卡闹出来的，因为女人。有个当兵的老婆在他这儿。老爷喜欢上了阿库利卡，他们都拉上了阿库利卡，可是他……大家都知道，生上了气。酒鬼现在在厨房里躺着呢。他哭……还在扯谎，说他为老爷的死痛心……”

“真的，为了阿库利卡可能生上了气，”普谢科夫说道，“她是当兵的老婆，女人，……马克·伊万诺维奇就管她叫娜娜，这真没白说，她身上真有些迷人的地方，像娜娜……”

“我见过……认识……”侦查员用红色的头巾擤鼻涕，说道。

久科夫斯基脸一下子红了，把目光向下移去。警察分局局长用一根手指头敲打着一个小盘子。县警察局局长咳嗽起来，用手在皮包里掏东西。看来只有医生



一个人对于提到阿库利卡和娜娜没有任何反应。侦查员吩咐把尼古拉什卡叫来。尼古拉什卡是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一个长雀斑的长鼻子，凹胸，穿着老爷穿旧的西装上衣，他一走进普谢科夫的房间，冲着侦查员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脸上有睡意和泪痕。他已经醉了，有点站不住了。

“老爷在哪儿？”丘比科夫问他。

“给杀死了，老爷。”

说完这句话，尼古拉什卡眨了眨眼睛，哭起来。

“我们知道他叫人杀了。他现在在哪儿？他的尸体在哪儿？”

“都说有人把他从窗口拖出去，埋在花园里了。”

“嗯！……关于侦查的结果已经知道在厨房里……糟糕。可爱的年轻人，杀死老爷的那天夜里，就是星期六。你在哪儿？”

尼古拉什卡把头向上抬起，伸长了脖子，想着。

“老爷，我不知道，”他说道，“那时我酒喝多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不在现场的证实。”久科夫斯基轻轻说了一声，笑着，搓着手。

尼古拉什卡将头向上扬起，思索着。

“快点想！”县警察局局长说。

“马上。老爷，血迹算不了什么。我杀了一只鸡，我杀鸡跟往常一样，一下就杀了，可那只鸡一下子从手里窜走了，这样就出了一道血迹。”

叶夫列姆证明尼古拉什卡确实每天天黑的时候杀鸡，没有固定的地方，但是谁也没有看到没有杀死的鸡满花园乱飞，不过也绝对不能否定这件事。

“不在现场的证实，”久科夫斯基笑了一下，“该死的不在现场的证实。”

“跟阿库利卡有过来往吗？”

“有过这样事。”

“那么是老爷把她从你的身边勾引走了？”

“绝对不是。从我这里把阿库利卡夺走的就是他们两人，普谢科夫先生和伊万·米哈依雷奇，老爷是从伊万·米哈依雷奇那里把阿库利卡夺去的。事情就是这样。”

普谢科夫十分困窘，揉了揉左眼睛。久科夫斯基用双眼紧紧盯住他，发现他困窘的神情，身体抖动了一下，他看见管家身上一条蓝色的长裤，先前没注意到这条裤子。这条裤子使他想到在牛蒡上面发现的蓝色的绒毛。丘比科夫这时也以怀疑的目光瞅着普谢科夫。

“去吧！”他对尼古拉什卡说，“普谢科夫先生，现在让我向您提一个问题。您在星期六的晚上直到星期天一直在这里吧？”

“是的，10点钟的时候我跟马克·伊万诺维奇一同进的晚餐。”



“那么以后呢?”

普谢科夫十分困窘，站了起来。

“尔后，尔后……真的，记不清了，”他嘟哝着说，“我那天喝多了……我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睡着了。您怎么一直这样看着我？好像我就是凶手！”

“您是在哪儿醒过来的？”

“在大厨房里，在大炉子上……大家都可以证明，至于我是怎么睡到炉子上的，这我也不知道……”

“您别激动……您跟阿库利卡有过来往？”

“很平常……”

“她离开您又跑到克里亚乌佐夫身边去啦？”

“是的。叶夫列姆，再上点蘑菇！叶夫格拉夫·库兹米奇？”

接着是一阵沉默。有5分钟的光景，这难熬的、令人厌烦的、漫长的5分钟。久科夫斯基一句话不说，那双刻毒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普谢科夫苍白的脸。侦查员打破了沉默，开口说：

“咱们要到大屋里去一趟，”他说，“跟死者姐姐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谈一谈，看她能不能提供什么线索。”

丘比科夫和他的助手吃过早饭，谢了主人，就到老爷住的房子来了。克里亚乌佐夫的姐姐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是个45岁的老处女，这时她正在一尊高大的圣像面前祈祷。她一看见客人手里的公事包和带有帽徽的制帽，脸色顷刻之间变得煞白。

“首先，请您原谅我们打断了您的祈祷，”丘比科夫彬彬有礼地双足并拢，微微鞠个躬，“我们对您有个请求。您自然已经听到了……有一种怀疑，认为您的弟弟已经被杀害。您清楚，这是上帝的意愿。无论是沙皇还是种地的终究都要死的。您是否能为我们提供点线索呢？”

“哎，您可别问我！”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更苍白了，用双手捂着脸说道，“我什么都说不出！不知道！我什么都……我能做什么呢？哎，不知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要我的命我也说不出来！”

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大哭起来，离开这儿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两位侦查员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耸了肩膀，悄悄地退出来。

“鬼女人！”久科夫斯基走出大屋的时候骂了一句，“看样子她知道，但是隐瞒不说。这一点在女仆的脸上却露出来了。别忙，鬼东西，我们会把这搞得水落石出的！”

傍晚，丘比科夫和他的助手伴着淡淡的月光，乘着敞篷马车回家。他们脑子